孔聖家語圖

四之五

漢書門
類 九三一四 號 七〇 函 一一 架 六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九三一四 號 六 冊 二九八 函 四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14
冊數 6（ 3）
函號 298 30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COLORCHECKER x-rite
x-rit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淺草文庫

武林後學吳嘉謨集校

觀周第十一

孔子謂南宮敬叔（名說孟僖子之仲子）曰吾聞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在周時為守藏吏）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昭公也）曰臣受先臣之命（先臣孟僖子也）云孔子聖人之後也（聖人謂殷湯也）滅於宋（孔子之先去宋奔魯故曰滅於宋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弗父何僭公世子厲公兄也讓國以授厲公春秋傳曰以有宋授厲公始有國謂始有宋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戴武宣三公也）三命茲益恭（初命考父為士再命

為大夫三命為卿故其鼎銘曰臣有功德君命銘之於宗廟之鼎也一命而僂
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傴恭於僂俯恭於傴循牆而走言恭益甚也亦
莫余敢侮余我也我考父也以其恭如此故人莫之侮也饘於是粥於是以
餬其口饘糜也為糜粥於此鼎言儉之至也其恭儉也若此臧孫紇有
言聖人之後若不當世武仲謂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則必
有明君而達者焉孔子少而好禮其將在矣將在孔子屬
臣曰女必師之今孔子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
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
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疋豎子侍御與敬叔俱至周
敬叔與夫子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見老子問古之禮訪樂於萇弘見周大夫

問之以樂歷郊社之所過郊祀社祭之處考明堂之則考究明堂之法則
察廟朝之度審宗廟朝廷之法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
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我今乃知周公之聖德及周家之所以興王也及去
周及離去周京也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
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以
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此今之人聰明深察
而反近於死者無他也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閎達而危其身好
發人之惡者也無以有己為人者無以惡己為人臣者孔子
曰敬奉教有周反魯道彌尊兵遠古弟子之進蓋三千焉
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夫子觀周明堂及四門之墻有堯舜之

容桀紂之象（見堯桀紂之畫象也）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堯舜為善則興桀紂為惡則廢其形狀可以為鑒戒）文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未有異於邽步而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

孔子見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參三也倉含切）緘其口（三重封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雖處安樂必警戒也）無所行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莫言無所聞知神明已窺伺人）熖熖不滅炎炎若何（如火方熖熖而小若不滅及炎炎而至則將如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如水涓涓細流若不壅之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木如毫末之小若不拔去將用斧柯而斫）誠能慎之福之根也（誠能謹戒是為福之根本）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口過毋謂無害乃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君子則知天下之人不可居其上故謙以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知衆人之多不可居其先故謙已後人）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

之我獨不徙（惑之東西轉移之貌）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雖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水以右為尊江海雖在於左亦能為百川長以其能下故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上天之道雖無親然其因亦能下人也）戒之哉（言當以此為鑒戒也）孔子既讀斯文也（夫子讀銘既畢）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其言朴實而有理近情而可信不比他文之無益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戒謹恐墜陷也）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見老聃而問曰甚矣道之於今難行也吾比執道而今委質以求當世之君而弗受也道於今難行也老子曰夫說者流於辯（流猶過也）聽者亂於辭（辭一作失）如（如一作知）此二者則道不可以忘也（忘字亦似有誤）

弟子行第十二（夫子弟子升堂入室者七十餘人故以名篇）

衛將軍文子（將軍衛卿名也文子彌牟）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觀之以禮樂然後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人（造道之多者凡七十二人）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曰以吾子常與學賢者也何為不知子貢對曰賢人無妄（謂賢人之舉動不妄）知賢即難故君子之言曰知莫難於知人是以難對也文子曰若夫知賢莫不難今吾子親遊焉是以敢問子貢曰夫子之門人蓋有三千就焉

賜有逮及焉未逮及焉故不得徧知以告也文子曰吾子之所及者請問其行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詩崇禮行不貳過貳再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稱言不苟舉言有不苟且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媚茲一人應侯慎德一人天子也應當也侯惟也言顏淵之德足以媚愛天子當於其心惟以慎德也此大雅下武之辭也與今詩註不類後放此永言孝思孝思惟則言惟能長是孝道足以為世法則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在貧如客不以貧累志如在客也使其臣如借言不有臣如借使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不遷怒於人不深怨於人亦不記人已之過失是冉雍

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子疑衍文言冉雍非有土之君故使其臣如借而不加怒也孔子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大雅蕩之辭也本謂人君疾威其下而言天之生人初無不善而不以善自終而為疾虐也此與冉雍不怒之意次配故孔子以是告之匹夫不怒惟以亡其身此即上文所引疾威之意匹夫無土之人也惟思也所以不怒者思亡其身之禍也

不畏強禦不侮矜矜與鰥同寡其言循性率性而言不侮其情也其都以富仲由長於政事材任治戎其材可以治軍旅是仲由之行也仲由之行如此孔子和之以文說之以詩曰受小拱大拱而為下國駿厖荷天子之龍不戁不悚敷奏其勇此商頌長

驗之詩也拱共同法也驗大也龐厚也戁忌也悚懼也敷陳也奏薦也龍和也此孔子和仲由以文之義言受大小法為下國大厚乃可任天下道而不忌不懼以敷奏其勇斯為和之以文也○拱居勇切龐莫孔切龍丑剪切強乎武哉文不勝質文不勝其勇恭老卹幼不忘賓旅賓旅謂寄客也敬老慈幼雖在於賓亦不忘也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勤於六藝之文不倦其力以求其義也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勤學則可謂明哲故也卹孤則惠閔卹孤者則可謂之惠也恭則近禮恭敬則近乎禮勤則有繼勤則常不間絕堯舜篤恭以王天下其稱之曰宜為國老國老助宣德教者也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經禮一作禮經威儀三千則難也言經禮三百可勉學而能之威儀三千則難而公西赤能躬行之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擯道也言為相者當觀容貌而擯相其禮度其禮而擯相其辭度事制儀故難能之也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成猶成人之成以孔子稱赤能三千之儀故遂以為成也故孔子曉之曰當擯相之儀則達矣言於治國之大體則未達也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滿而不盈能持滿而不盈也實而如虛雖飽於實理而若常虛過之如不及作事雖已是猶如未是不自足也先王難之博無不學其貌恭言其容貌則恭敬而不怠惰也其德敦在心之德孰篤也其言於人也無所

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大人富貴者也浩廣大自得之貌是以眉壽不慕富貴靜虛自得所以為壽也是曾參之行也孔子曰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言其孝者德之本始弟者德之次第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信者謹厚之德忠者正直之德也參中夫四德者也中之仲切以此稱之

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以貴爵為樂不侮不佚侮佚貪功慕力之貌不傲無告不侮鰥寡孤獨之人也是顓孫師之行也孔子言之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弊與敝同不弊即不傲無告也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此大雅泂酌之辭也言師之不敝百姓故民皆親愛之如父母也夫子以其仁為大句學之深謂其仁而至於大學而能入其深也

逆迎必敬待賓客能恭敬也上交下接若截焉上與人交下與人接截然各得其體是卜商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式用也夷平也殆危也言用平則止無以小人至於危也若商也其可謂不險矣險危也言子夏能屬以斷之近小人斯不危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廉薄也儉也言不自利也其事上也以佑其下言所以事上乃欲以佑助其下也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富獨貴君子恥之夫也中之矣夫謂滅明中猶當也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

子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善其事當致其詳）欲給則豫（欲事給而不擬莫若豫而前定）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

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居言其存故止曰仁言有所裁故兼曰義詩大雅抑之篇一日三復慎之至也）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謂殊異之士大戴曰引之以為異姓婚姻言以兄之子妻之也）

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一作越履）往來過之足不履影（言其往來常正故跡不履影也）啓蟄不殺（春分蟄蟲始振不殺所以養氣之生也）方長不折（春夏草木盛長不折所以養氣之通也）執親之喪未嘗見齒（記曰笑不見齒則非以言為見齒也）是南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人也（一作人行下人之道其聖敬之德日升聞也孔子引之蓋言柴能行順恕之道也）成湯恭而以恕是以日躋（恭即順也成湯行恭順而能仁恕故能疾）所親親者也吾子有命而訊賜賜也固不足以知賢文子曰吾聞之也國有道則賢人興焉中人用焉（中庸之人為時所用）乃百姓歸之若吾子之論既富茂矣壹諸侯之相也（壹謂皆也）抑末世未有明君所以不遇也子貢既與衛將軍文子言適魯見孔子曰衛將軍文子問二三子之行於賜不壹而三焉賜也辭不獲命以所見者對矣未知中否請以告孔子曰言之乎子貢以其

辭狀告孔子子聞而笑曰賜女次為知人矣（言為知人之次）子貢對曰賜也何敢知人此以賜之所覩也孔子曰然吾亦語女耳之所未聞目之所未見者豈思之所不至知之所未及哉子貢曰賜願得聞之

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蓋伯夷叔齊之行也（伯夷姓墨名智字公達叔齊名允字公信夷齊謚也）畏天而敬人服義而行信孝於父母恭於兄弟從善而教不道蓋趙文子之行也（趙大夫名武）其事君也不敢愛其死然亦不敢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君陳則進而用之（陳謂陳列於君為君用也）不陳則行而退蓋隋武子之行也（晉大夫士會食邑於隋）其為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誕欺也）內植（植自立也）足以沒其世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銅鞮邑名伯華羊舌赤也銅鞮一曰宮名）外寬而內正自拯於隱括之中（當作隱栝皆從木隱栝所以拯物也）直己而不直汲汲於行以善自終蓋遽伯玉之行也（衛大夫名瑗）孝恭慈仁允德圖義（允信也圖謀也）約貨去怨（利者怨之所聚故約省貨利所以遠怨也）輕財不匱（匱竭也不竭人之財也）蓋柳下惠之行也其言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謂不量度其臣之德器也）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

道順命（君有道則順從其命）無道衡命（衡横也謂不受其命而隱居也）蓋晏平仲之行也（齊大夫名嬰）

蹈忠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内（無口過也）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行也

易行以俟命（易治也○行胡孟反）居下不援其上（援拔也不拔上以求進也）

○援于權切其親親於四方也不忘其親不盡其樂（雖有觀四方之樂常念其親不盡而歸也）以不能則學不為己終身之憂（不能即學既得則無憂矣何至終身）蓋介子山之行也（即介子推史作介山子然按晉世家晉文公即位求介子推不聞其入於綿上山中文公表其山而封之號曰介山）子貢曰敢問夫子之所知者蓋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亦畧舉耳目之所及而已矣昔晉平公問祁奚（晉大夫也）羊舌大夫晉之良大夫也其行如何祁奚辭以不知公曰吾聞子少長乎其所（於其所長）今子掩之何也祁奚對曰其少也恭而順心有恥而不使其過宿（有心過則速改不更宿也）其為大夫也悉善而謙其端（盡善道而謙是其正也）其為輿尉也信而好直（直正也）其功至於其為容也温良而好禮博聞而時出其志（以時出之悔未及之是其志也）公曰曩者問子子奚曰不知也祁奚曰每位改變未知所止是以不敢得知也此又羊舌大夫之行也子貢跪曰請退而記之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智足以治諸侯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其誠信能守國也）靈公愛而任之（公愛渠牟而任用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有國士曰林國者見有賢人則進於君而用之也）而退與分其祿（君而不用則分己俸與之）是以靈公無游放之士（當時國士無游放者）靈公賢而尊之（公以林國為賢而尊禮之）又有士曰慶足者（又有國士曰慶足者）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衛大夫史鰌）以道去衛（有故而去國）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待史鰌反國而後歸也）臣以此取之雖欲立賢不亦可乎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今世人臣以何者為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但往者齊國有鮑叔鄭國有子皮是賢人）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貢言管仲齊之賢臣子產鄭之賢臣意者當今之賢無出斯二人矣今曰鮑叔子皮二人而已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哉）子曰賜汝（徒知其一未知其二汝）聞用力為賢乎進賢為賢乎（夫子呼子貢名曰汝所聞是以用力於當時者為賢是以進賢於其君者為賢乎言此以語之）

子貢曰進賢賢哉（言進賢為君者為賢也）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未聞管仲子產能進人才之賢於己者也）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聞忘之甚者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猶未甚者也甚者乃忘其身公曰可得聞乎孔子曰昔者夏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於淫樂躭湎於酒佞臣諂諛窺道其心忠士折口（杜口不言）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忘其身之甚矣

顏淵將西遊於宋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為猶治也）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者（勤行此四者）可以正國（以之正國國可也）豈特一身者哉（豈但一身而已哉）夫不比（比親輔也）於數（親也）而比於疎不亦遠乎不脩其中而脩外者不亦反乎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子路言由聞晉國有中行氏者也）尊賢賤不肖矣其亡何也（能尊賢賤不肖其國亦亡何也）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讎之怨讎

並存其國然仇之人皆在國中也鄰敵搆兵於郊中行氏雖欲無亡豈可得乎

孔子閒處喟然嘆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伯華魯之賢人也使其不死而見用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敢聞其人也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以定天下也何難乎哉子路曰幼而好學壯而有勇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子曰由女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克也以貴下賤無不得也昔者周公居冢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未受祿命之家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也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無下天下一有士字君子哉

齊景公來適魯舍於公館使晏嬰迎孔子孔子至景公問政焉孔子答曰政在節財公說又問曰奈穆公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孔子曰其國雖小其志大其處雖僻而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愉愉疑作渝變也一作偷苟且也首拔五羖爵之大夫首宜為身五羖大夫百里奚也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其霸少矣景公曰善哉

來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

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公言寡人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旱麓之篇愷大也悌長也君子德大且長則為民之父母矣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

衛靈公問於孔子曰有語寡人有國家者計之於廟堂之上則政治矣何如孔子曰其可也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則知得之人所謂不出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已之謂也

孔子見宋君君問孔子曰吾欲使長有國而列都得之國之列都皆得其道吾欲使民無惑吾欲使士竭力吾欲使日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官府治理為之柰何孔子對曰千乘之君問丘者多矣而未有若主君之問問之悉也然主君所欲者盡可得也丘聞之鄰國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得之不務無辜無釋罪人則民不惑士益之祿則皆竭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崇道貴德則聖人自來任能黜否則官府治理宋君曰善哉豈不然乎寡人不佞不足以致之也孔子曰此事非難唯欲行之云耳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

魯君問政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豈為政之道在於多端乎子曰各因其事也夫子言皆各因其失而對不同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囿豫臺榭之華麗苑囿之宴樂五官伎樂不懈於時其倡官妓樂無一時少息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一日賞大夫之官者三人千乘者大夫之家也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孫叔孫季孫所謂三人也內比周以愚其君在內則結為黨與黨愚惑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在外則距諸侯之賓客以蔽君之聰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荊葉公所治之地其土地雖廣其所都則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君百姓有離散之心不遑寧處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爰亂茂資莫惠我師此大雅板之辭也王曰茂無也資財也師衆也言亂亡之政重富厚斂民無資財曾莫肯愛我衆也與今詩傳不同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卭此小雅巧言之辭也卭病也言讒人不能供職惟以為王之病而已也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小雅四月之辭也言離散成病而歸咎於禍亂者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諷諫說苑作正諫王註曰正其事以驟諫其君與說苑合若諷者詭寄其辭納約自牖之義也二曰戇諫戇諫無文飾也信

三曰降諫甲降其體所以諫也四曰直諫以直道而諫也五曰諷諫借他事引援而諫唯度主以行之唯在審度其君意向而後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諷諫則可遠罪避害者也

子曰夫道不可不貴也中行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而能禮賢以活其身王曰此說倍失義不宜說得道之意而云禮賢與上不相次配又文子無禮賢之事○按在傳中行文子得罪於晉出奔朝歌從者曰謂此嗇夫者君子人也胡不休馬待後車者文子曰吾好音此子遺吾琴好佩又遺我玉是以不振吾過自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也遂不入後車入門文子問嗇夫之所在執而殺之入朝歌孔子聞之曰文子倍道失義以亡其國然後得之以活其身聖人轉禍為福此謂是與若入將死以不入得活故曰轉禍為福也

楚王將遊荆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荆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一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荆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

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夫子待二子愛敬之極也敢問二大夫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惠主其治民可謂德惠之主於學為博物其為學乃博物之君子晏子於君為忠臣其事君可謂忠直之臣而行為敬敏其所行恭敬而敏速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焉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齊君大以為異不知為何物也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商羊鳥名主有水災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昔有小兒屈其一足振動兩肩而跳躍此水災之兆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其歌曰天將有大雨以商羊出而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今齊國有此鳥童謠之言應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溢泛俄而果有大雨水溢而泛諸國傷害人民他國皆為洪水傷害人民也唯齊有備不敗惟齊國之防備故不為害也

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孔子謂宰予賤曰子治單父魯邑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年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子賤名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惸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

兄事者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專務賢人以輔佐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賢人為百福之所宗神明之主也神明之所宗惜乎不齊之以所治者小也

子貢為信陽宰子貢為信陽邑宰將行辭於孔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女未之詳也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言不必代而代之也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言不足代而自賢也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此下疑申前勤慎奉時之義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怨之所由生也治民莫若平臨財莫如廉財利莫如清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他人有善如其自有善也言人之惡若已受之故君子無所不慎焉是以君子之人無所不用其敬

子路治蒲三年子路為蒲邑宰三年之久孔子過之過高邑入其境

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而寛矣能忠信而寛和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也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寛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其清閑公庭清閑無事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雖三次稱美其善不足以盡其美也

孔聖家語圖卷之四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武梓後學吳嘉謨集校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也論語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易正其本萬事理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之首喪紀有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也寧戚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後之發先之至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居國有道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本摇則國隨之生財有時矣而力為本生財有太道在為之者疾置本不固置立也無務豐末豐培使大也本不固末雖豐而必覆大學所謂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失自

薄矣外交何為其所厚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事不終始無務多業記聞而言無務多說但記所聞而言不出記中故不務多說也又說苑曰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安無務求一作脩遠是故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湯武以諤諤而昌商湯周武由聽蹇諤言故昌盛桀紂以唯唯而亡夏桀殷紂其臣順意惟唯故亡其國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士無爭友無其過者未之有也君父兄士若均無諫爭之人欲自少其過失者未有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已失之友得之是以國無危亡之兆家無悖亂之惡國不至於危亡家不至於悖逆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也父子兄弟俱無過失朋友亦無棄絕矣

孔子見齊景公公說焉請置尼丘之邑以為養孔子辭而不受入為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齊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丘甚矣於是遂行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立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此逸詩也

皇皇光美也咸差也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振救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侃侃和也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夏蓋自知其哀之已盡也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之喪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絃切切急迫而不和也而悲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閔子自知其哀之未忘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閔子哀未盡夫子曰君子也子夏哀已盡又曰君子也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賜也惑敢問之孔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已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孔子曰無體之禮敬也無服之喪哀也無聲之樂歡也不言而信不動而威不施而仁志夫句鐘之音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其志變者聲亦隨之故志誠感之通於金石而況人乎

孔子見羅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夫子問之曰大雀獨不可得何也羅者曰大雀善驚而難得黃口貪食而易得黃口從大雀則不得大雀從黃口亦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善驚以遠害利食而忘患自其心矣而以所從為禍福故君子慎所從以長者之慮則有全身之階隨小人之戇則有危亡之敗也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二卦名）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嘆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易卦之序損次得益益次得夬夬者決也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之謂也（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心愈下也）夫學者損其自多（不自有也）以虛受人（虛如虛心之虛）故能成其滿（受人之益）博哉天道成而必變（成謂成物成而必變未嘗得久）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持滿者不能虛受天下之善何以能久）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於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書帝堯允恭克讓允信也克能也）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迄至也）夏桀昆吾（昆吾國名桀為霍）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滿放桀併誅昆吾）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成滿也是非損益之徵與日中則昃

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易禮記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如行則讓長不疾先如在輿而遇三人則下之遇二人則式之（式車前可憑也）調其盈虛不令自滿所以能久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子路問於孔子曰請釋古之道而行由之意可乎子曰不可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為內私壻終身不嫁不嫁則不嫁矣亦非清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不慎其初而悔其後嗟何及矣（言事至而後悔吁嗟又何及矣）今女欲舍古之道行子之意庸知子意不以是為非以非是乎後雖欲悔難哉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疑作捷舉也○渠焉切）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於曾皙曰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

暴怒殪殪仆也○於計切而不避既已也身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殺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參聞之曰參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荆公子介子推也季十五而攝相事孔子聞之申使人往觀其為政焉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其堂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況荆乎言不及於失也又說苑介子推云云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兩二十五人之智云云況荆乎

子夏問於孔子曰顔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信賢於丘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敏賢於丘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子夏避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為事先生子曰居吾語女夫回能信而不能反言不必信惟義所在也賜能敏而不能詘言人雖敏辨亦宜有屈折時也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言雖矜莊亦宜有和同時也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弗與也說苑兼此四子者丘不為也此其所以事吾而弗貳也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聲期聲宜為啓或曰榮若啓也行乎成之野鹿裘素琴瑟而歌新序作琴而歌鼓孔子問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

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袵者。吾既以行季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得宜為待）終。當何憂哉。

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慎於治身。史鰌有君子之道三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己而曲於人。曾子侍曰。參昔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與道同）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者也（二子顏回史鰌也）。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子夏好與勝己之人相處）賜也。悅不若己者處。（子貢好與不如己者相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主觀近臣以其所為主意同）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久後不聞其香氣與芝蘭居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鮑魚饐魚也○部巧切）久

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久後不知其臭氣亦與鮑魚俱化也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齊大夫名嬰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遺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本謂根也三季湛投物水中曰湛○直禁切之以漉酳澄酒曰漉以酒漬曰酳○漉盧谷切酳羊進切既成。敢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審也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脩道。遷風移俗者。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蚿百足蟲○胡田切斬足而復行。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孔子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尊。以富貴而愛人。何人不親。發言不逆。可謂知言矣。言而衆嚮之。可謂知時矣。是故以富而能富人者。欲貧不可得也。以貴而能貴人者。欲賤不可得也。以達而能達人者。欲窮不可得也。

孔子曰。中人之情也。有餘則侈。不足則儉。無禁則淫。無度則逸。逸放○足失也從從○足用切欲則敗。故鞭朴之子。不從

父之教。刑戮之民。不從君之令。此言疾之難忍。急之難行也。故君不急斷。不急制。使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有度。畜積有數。車器有限。所防亂之原也。夫度量不可不明。是中人所由之令。（令教令也）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攻致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謀必成。以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易入也）非其人。如會聾而鼓之。夫處重擅龐。（龐充實也一作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孔子曰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君非民不治。民犯上則傾。是故君子不可不嚴也。小人不可不整一也。

齊高庭問於孔子曰庭不曠山不植地。（曠隔也植根也庭自謂不以山為隔不以地為著而自遠來也）衣穰而提贄。（穰草衣也提持也贄所執以為禮也）精（精宜為積）氣以問事君子之道。願夫子告之。孔子曰貞以幹之。（貞正也易曰貞固以幹事）敬以輔之施仁無倦。見君子則舉之。見小人則退之。去女惡心而忠與之效。（勉也）其行脩其禮千里之外親如兄弟。行不效禮不脩則對門不女通矣。夫終日言不遺己之憂。終日行不遺己之患。唯智者能之。故自脩者必恐懼以除患。恭儉以避難者也。終身為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慎乎。

辯物第十六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使問於孔子曰吾穿井於費而井中得一狗何也孔子曰丘之所聞者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蝄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也（大首曰羵）吳伐越隳會稽（吳王夫差敗越王句踐棲于會稽吳又隳之會稽山也隳毀也○隳呼回切）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發幣於大夫及孔子（賜大夫幣及於孔子）孔子爵之（飲之酒也）既徹俎而燕（燕息也○伊甸切）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言何以為所守之神）孔子曰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加封五鎮以東鎮為東安公之類）山川之祀為諸侯（言所守之號有差也）皆屬於王（加封五嶽以東嶽為齊天王之類）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說作釐）姓在虞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翟一作翟）今曰大人（周之祝與孔子之時其名異也○按後第二十四篇孔子答康子五帝之問曰五行佐成上帝以大皞之屬配之而亦從帝號之論參看其義較明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尸之故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時事亦從其號而信

曰帝也正與此互相發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憔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類之極也昔邵子有元會運世之說而以寅為物開戌為物閉與佛氏增劫減劫之論相似其論亦以人之長短為言所以與聖人之以理言數異者蓋彼專以氣之消長言數故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哀公六季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孔子孔子至陳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隼鳥也方集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楛木名砮箭鏃○楛侯古坊其長尺有咫咫八寸也惠公使人持隼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氏北夷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九夷東方九種百蠻南北百種使各以其方賄產財也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栝箭羽之間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服服天子之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鐀一作牘如之如孔子言

郯徒監切東海國子朝魯魯昭公十七季郯子來朝魯人問曰魯人叔孫昭子也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己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金天氏能脩九昊法故曰少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郯子言少昊氏我之祖也我知其以鳥名

官之故　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　按在史黃帝少典子軒轅氏代神農氏王天下以有雲瑞故以雲紀官春官青雲氏夏官縉雲氏秋官白雲氏冬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　炎帝以火炎帝姓姜氏代共工氏王天下以有火德故以火紀官春官為大火夏官為火正秋官為鶉火中官為西火冬官為北火　共工以水　共工名康回以諸侯竊保冀方在神農前大昊後自謂水德故以水紀官春官為東水夏官為南水秋官為西水冬官為北水中官為中水　太昊以龍　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繼天而故為風姓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大昊伏羲牛又云伏羲以龍馬負圖出河之瑞故以龍為紀官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又命朱襄為飛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英為潛龍氏造書契昊英為黑龍官為甲曆大庭為居龍氏造井里栗陸為龍氏驅民害造陰康為土龍氏治田疏流泉水龍氏繁滋草木　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名也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

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歷曆同鳳知天時有道則見故名歷正之官○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來秋分去故司趙伯勞也夏至鳴冬至止故司二分○伯趙氏司至者也故燕者也青鳥鶪鵙也鵙鶪同一作鶪立春鳴立夏止故司啓○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纓色鮮明以立秋來立冬去故司閉○已上四鳥氏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祝鳩焦鳩也鷦鷯鳩孝鳩也鷦鷯而有別故為司徒為主教民主兵行列司馬也雎鳩王雎也鷙鳥善博擊故為司空○鳲鳩氏司空也鳲鳩布穀也飼子均平故為司平水土○爽鳩司寇也爽鳩鷹也鷹鷙善博擊故為司寇主刑擊盜賊○鶻鳩氏司事也鶻鳩主營事○已上五鳩鶻鳩春鳩來冬去終歲不息故為司事者也鳩聚也言聚民而治之也○五雉雉正東方曰鷩雉西方曰翟雉南方曰翬雉洛南曰翬雉北方曰鷃雉埤埴之工也鷃雉攻水之工也鷃雉攻皮之工也鷃雉攻金之工也翬雉設色之工也翬雉攻木之工也五雉者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耕者也夏扈窮玄○九趣民者也九農正春扈鳩鶻趣民夷平也扈氏為九農正

民芸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竊淺也以鳥之色言○行扈唶唶為民晝驅鳥者也宵扈嘖嘖為民夜驅獸者也老扈鷃鷃趣民收麥者也○唶嘖鷃以鳥之聲言扈正也九扈者正民使無淫放者也○趣千末切雉丈几切扈侯古切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顓頊黃帝孫以國高陽故曰高陽氏代少昊以水德王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以少昊四子重為木正曰勾芒該為金正曰蓐收脩熙相代為水正曰玄冥又以共工之子勾龍為土正黎為火正曰祝融國語所謂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是也

則不能故也其不能紀遠以德不能致遠瑞故也

孔子聞之時二十七遂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郯小國也故吳伐郯季文子嘆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吾亡無日矣孔子稱官學在四夷疾時之廢學也郯少昊之後以其世則遠矣以其國則小矣魯周公之後以其世則近矣以其國則大矣然其知禮不若郯子故孔子發此言疾時之不學也

郯隱公朝於魯子貢觀焉子貢時為魯大夫郯子執玉高其容仰定公受玉卑其容俯玉所以聘于王子貢曰以禮觀二君者將有死亡焉夫禮生死存亡之體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歲首二君相朝而皆不度不合禮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朝聘為嘉事不體不得其正也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定公先亡如子貢言

又郯子出奔哀公七年魯伐郯執隱公八年歸之後吳又討之奔齊如子貢之言孔子

曰賜不幸而言中是賜多言

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馬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司鐸官名）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馬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馬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今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馬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火大火心星也）今火猶西流司歷（歷曆也）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吳子魯哀公十三年與晉定公會於黃池）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天子）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

王伯王官伯也侯牧方伯也王官帥方伯以見天子尊天子也伯合諸侯伯方伯也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時吳為方伯而召會諸侯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為伯矣謂待晉以諸侯伯長之禮也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吳以魯君見晉君則從諸侯之制而非伯長之禮矣何利之有焉謂自欺也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吳人信鬼故托祭祀恐之季辛而畢有事祭所以欺吳也何也何景伯名世有職焉助祭之職自襄以來魯襄公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會祭則祝宗太祝宗人將曰吳實然謂告神以為吳所囚嚭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

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敝非說者之拙也

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車士持車者子姓鉏商名采薪於大野大野今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在魯西獲麟焉按春秋經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傳曰西狩大野今此曰采薪大野若車士子鉏商非狩者采薪而獲麟也麟瑞物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一角而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含仁帶義音中鍾呂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有處不履生蟲不踐生草不群不旅不入陷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郭外左傳以賜虞人棄之郭外將以賜虞人也使人告孔子曰有麕而角者何也麕麕也○規倫切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

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子曰吾道窮矣天告夫子將死之徵故云爾孔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方板也受策竹書載古聖王之多政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亦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政舉言文武存則舉其政而行之其人亡則其政息文武既沒其政滅矣天道敏生生物之速無動植言地道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又云爾者植物記於地也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之蒲葦為是譬之敏生則果蠃亦通埤雅果蠃連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名蒲盧○果古火切蠃郎果切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化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脩道以仁者道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仁之用莫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大於尊賢親親之教教記作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義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禮者政之本也為政以禮為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也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脩道以仁故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親親尊賢皆天理也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有義父子也父子有親夫婦也夫婦有別兄弟也兄弟有序朋友也朋友有信五者天下之達道上文五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智仁勇智所以知此仁所以體此勇所以強此也三者天下之達德三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生知者知也或學而知之學知者仁也或困而知之困知者勇也及其知之一也合三者而言皆知者之事而知之者智也或安而行之安行者知也或利而行之利行者仁也或勉強而行之勉強行者勇也及成功一也合三行而言皆仁者之事而成功者勇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一作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

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財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禄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盛其官屬足任使令忠信重禄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之重禄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既稟稍事也謂食多寡稱其事也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絶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贇也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

于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不順乎親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一作體定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興其命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信

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魄非二也充於四肢百骸為氣而所以動作則魂也有魄魄精氣之寓於形者也氣魂魄會謂之生氣聚則魂魄相交而生氣者神之盛也合氣與魂為神魄者鬼之盛也合氣與魄為鬼夫生必有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合鬼與神而事之者孝道之至孝者教之所由生也骨肉弊弊與斃同于下化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者此神之著也聖人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極中也制為中法也明命鬼神以為民之則顯然稱為鬼神使民尊而事之也而猶以是為未足也故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宗宗廟也祧遠廟也天子特有二祧諸侯謂始祖為祧也春

秋祭祀以別親疎教民反古復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衆人服服從自此聽且速焉聽之又速也教以二端二端既立服以二禮二端謂氣與魄也二禮報氣與魄也建設朝音招事謂初薦腥時事也燔燎羶薌謂取膟膋雜以蕭蒿焚之使羶薌上香所以報氣也薦黍稷謂饋熟時則以黍稷為薦羞肺肝羞進也謂進其肺肝心首六饌加以鬱鬯鬱香草鬯王曰樽也所以報魄也此教民脩本反始崇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民能不忘其所由生然後能相愛也上下謂尊卑用情謂親也君子反古復始吾之所謂古祖也吾所自為始稱也尊祖親稱所以為反古復始也不忘所由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不敢不自盡也此之謂大教昔者文王之祭也事

死如事生思死而不欲生欲猶得也忌日則必哀稱諱則如見親祀之忠也盡心祀事思之深如見親之所愛祭欲見親顏色者其唯文王乎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則文王之謂與此小宛之辭也假此詩以喻文王明發自夜至啓明時二人謂父母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敬而致之敬記作饗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樂其必來已至必哀哀其終往○以祭之明日二十一字在此句下意尤順言禫祭也○禫與繹同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

丙辰夬月

祭酒林信充朱子

孔聖家語圖卷之五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